

芬芳  
一叶

## 海门之秋

□徐新

“桐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当缕缕秋风掠过浩瀚的江面，片片树叶洒脱而飘逸地告别枝头，滨海小城海门的秋天悄然而至了。

海门是我的家乡，是一座宁静惬意的小城，从小在这长大的我对这儿秋天的感觉早已刻骨铭心了。几场秋雨后，酷热的暑气在日渐强劲的秋风面前退却了。“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清凉已成了小城的主旋律。繁华落尽见真淳，如诗如画的秋天也拉开了帷幕。

海门的秋天是那么的澄净。清晨，东方晨曦已露，而西边的空中还悬着明月，日月相映生辉；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凉丝丝的让人倍感舒适；路边绿绒般的草地依然富有生命力，隐约中发现小草的叶子已镶上了一道细细的金边，微风吹拂下小草们欢乐地扭起了摇摆舞；阵阵沁人心脾的丹桂清香也是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晶莹剔透的露珠在路边的花草上微微地蠕动着，煞是可爱；鸟儿们激情不减，在林间飞来飞去扯着它们的歌喉，幽静的树林显得生机盎然，而聒噪的蝉鸣几乎销声匿迹。“春去苇叶青，秋来芦花白”，长江边芦苇的叶子开始枯黄，一簇簇洁白的芦花，曼妙婀娜，优雅生动。一眼望去，那连片的芦花随风飘摇，柔柔的花絮漫天飞散开来，尽情演绎着秋天的精彩与浪漫。夕阳西下，静谧的残阳余晖温柔地流溢到江面上，绮丽的色彩被波光粼粼的江水隔成了一半碧绿、一半金红。成群的江鸥展示着矫健的身姿时不时掠过江面，颇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夜风拂过，枝条在轻轻摇曳，潺潺的河水在明亮的月光下泛起粼粼波光，偶有秋虫在低吟浅唱。迷人的秋之韵味，乘着习习的晚风漫过小城的每一个角落，真是“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

海门的秋天是那么的明艳，仿佛被上帝打翻了调色板，虽然不是五彩斑斓，但也是色彩纷呈。清凉的秋风把天空刷得愈加湛蓝，白云不断演绎着神奇，卷云、鳞云、积云变幻莫测。黄的、红的、绿的树叶给小城穿上了华丽的衣裳。银杏树上业已泛黄的叶子，在飒飒秋风中摇摇欲坠，有的在树枝上荡着秋千，有的陆陆续续地飘落了下来，还有打着旋儿落入水中，随波逐流奔向了远方；一丛丛、一簇簇含苞未放的枇杷花，偷偷地从茂密的绿叶间探出脑袋来，静待花开；而遍地的菊花却开得如火如荼，它们仰望着“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枫叶，见证着秋天的浓墨重彩。农业生态园培育的琳琅满目的各种水果又给小城平添了许多亮色，粉红色的蟠桃、浅棕色的猕猴桃、圆溜溜的红石榴、火红的柿子、浅黄色的橘子、各色的葡萄等等，让人垂涎欲滴、目不暇接。

海门的秋天又是那么丰硕。广袤的田野里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稻谷不时地翻动着金色的波浪，散发着诱人的稻香；高大茂密的玉米秆上挂着金色的玉米，如孩子般咧着嘴，向人们展露着笑靥；成片的棉花地，呈现出一片“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景观。辛劳的人们在广阔的田野里奔忙着，紧张地收割着劳作了一年的希望和梦想，他们疲惫的脸上洋溢着的是幸福和满足的笑容。农业生态园的人们欣喜地采摘着丰硕的果实，搬运、包装、装车，田间路头人来人往、车流涌动，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秋天的海门也是忙碌的。田间的庄稼才刚刚归仓，人们在尽情品味秋收幸福、分享晨露与清风的时候，又对广袤的田野进行新的布局谋篇，犁耕田、播种小麦、培育油菜秧等，开始了新一轮的劳作，着手书写明年的丰收篇章。而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各种机械紧张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建筑工人们在一一线工地上持续挥洒着激情和汗水，铸造着小城的美好明天，生动诠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意义。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解放路上灯火璀璨，两旁的灯光像两条长长的火龙奔向了远方，马路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步行街更是灯火辉煌，流光溢彩，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迈着欢快的步子融入了小城的夜生活里。铺子里精美的饰品、漂亮的衣服、各种杂货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路过的市民驻足选购。夜市老板们大声招揽生意，吆喝声、砍价声此起彼伏。美食街上更是热闹非凡，鲜红的小龙虾、冒泡的啤酒、火热的烤串……各色小吃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扑鼻而来，时时刺激着食客们的嗅觉和味蕾，摊主们忙得不亦乐乎。

小城海门走过了春的明媚、夏的繁盛，不经意间邂逅了四季中最绚丽的那场艳遇，聆听着秋风的喁喁私语，感受着秋雨的缠绵悱恻，领略着秋色的丰盈与饱满，一切都那么的令人怦然心动。我唯有张开双臂去肆意拥抱那生机盎然的秋意、去尽情享受那美好的视觉盛宴、去充分体悟心灵的愉悦和生命的沉淀与升华。

沐浴秋阳  
冒小平心窗  
片羽

## 又见梧桐

□周杰祥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树是秋的信使。梧桐树的叶子很大，风吹过来，会发出一片哗啦的声音。立秋的那一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风，嗖嗖地，就落下一片叶子。啊，原来是秋天到了。

而梧桐树大批的落叶，是深秋时节的事儿了。树叶干黄，一夜的大风吹过，满地的桐叶，树权向天，树上剩下的叶子就很少了。

到了冬天，园丁们就会带着电锯来把树枝锯掉，仅留下树干，并且给树桩刷上一段石灰水来治虫消毒。这也成了过去城里的一道风景，齐齐斩、白花花的一排，甚是耀眼。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那些树权里面就会冒出一串串的绿色，枝条出来了，树叶也出来了，树枝上挂出一串串的果实，像棉桃、像荔枝。

在我的印象里，县城人民路两侧，生长着两排粗大的梧桐树。夏日炎炎，它们就像一把把大伞，把那骄阳似火的太阳，与行人隔开。到了傍晚，众鸟齐集，啁啾喧语，安详而和谐。

可是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道路拓宽，不知什么时候那两排高大魁梧的梧桐树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香樟、樱花之类的常绿植物。可那些我们熟识的、给我们遮阳挡雨的那一排排梧桐树都到哪去了呢？

一日清晨，一个偶然的念头，我沿着中坝南路向南跑步，一直跑到栟茶河桥上。桥面很高，从桥上往下一看，在马路的右边，也就是联发集团的东侧，新建了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我信步走进公园。哦，一排排茂盛的梧桐树，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原来城市改造以后，园林公司并没有废弃这些梧桐树，而是在这个公园里给它们安了个新家。在这一片绿色的公园里，绿树成荫，鸟儿鸣唱，草地上生长着一片片紫色的花，好一个梦幻般的世外桃源。

这是秋天，一场秋雨过后，大树的下面掉了很多叶子，但季节还是止不住树木和野草疯长、拔节的声音，扑扑簌簌。绿色里，河流田野，被五颜六色的色块覆盖，大地，一片早秋的景色。

自此，这个公园成了我每天早上晨跑的地方。闻着树木、花草的幽香，听着鸟儿的歌声，沿着彩色水泥砖铺成的小道，在公园里来回地转圈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尽兴而归。

我想，这些梧桐树也是很高兴看见我的，就像看见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们看见过我儿时的淘气，看见过我少年时的懵懂，看过我青年时意气风发地从树下走过，又看着我一年年从远方回到家乡，如今，在这里，我和梧桐树再次不期而遇，我欣喜地发现，它很茁壮，我也很健康。

时光，就这么慢慢地流淌，静好而满足！我知道，我经历的所有这些，都会一点一点刻进梧桐树的年轮里，也会像胶片一样，一帧一帧铭记在我的记忆中。

我从树下捡回一片金黄的叶子，带回来，在叶子上书写上日期，当作书签，把那一缕大自然的味道，收在书里。

## 乡村，阳光翻阅大地书卷

□童国华

麦田是一部诗歌集  
适宜为乡村排列风雅颂  
从青青子衿到悠悠我心  
麦田诗人如少年长成  
风吹麦浪，每一行诗句  
都被阳光押韵得香气蒸腾

桑圃是一部散文论

由春蚕吐丝的母亲  
精心构思  
笔触细腻时  
芽孢挂乳  
情节扩张后  
沧海辽远  
古老故乡形散而神似，唯有  
候鸟俯看到这片鲜嫩与迷离

紫琅  
诗会

## 张贤亮两次来南通

□祖丁远

2014年9月27日，著名作家张贤亮逝世，让人深感突然和遗憾。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年已经是六周年了。后来知道他吸烟太多，不幸患肺癌突然病逝，使人格外痛心和怀念！

我记得张贤亮在2006年和2007年先后两次来江苏南通，我俩作为作家朋友，相约两次在濠河边有斐饭店咖啡厅会面，一边喝着咖啡、品尝南通特产脆饼，一边欢聚畅谈。第一次，张贤亮身穿西装，潇洒倜傥，一派绅士风度。那时他的音容容貌、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第一次是邀请作家张贤亮和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等来参加南通全国旅游文学论坛座谈会的；第二次是中国作家协会新任主席铁凝，把中国作协第七届第二次全委会放在南通召开，因为张贤亮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他来通参加全委会。

第二次，他显示出来的精气神，年轻、潇洒，完全不像一个曾经经历沧桑的古稀老人。一件穿在他身上的“华伦天奴”米黄色的休闲夹克，一条藏青色的西装裤，很得体，那副金丝边眼镜下，一双聪明智慧的眼睛闪动着，使他整个作家与学者风度的外形儒雅、精明而有书卷气，但毫不掩饰他的高雅富贵。他那一身衣着的搭配妥帖，显出他的讲究而却又不事张扬。

我们作为作家朋友，就这两次难得的机会见面畅谈，我也算是对他作了两次长时间的造访；自此，我对他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我告诉他1952年至1958年间，曾在南京《新华日报》社长室与总编室工作近八年，比较熟悉南京；他告诉我1936年12月8日出生于南京，家住南京湖北路一

幢花园洋房里。花园中有一幢幢小楼，楼下有地下室。院中有棵大樟树，粗合数抱。一条小河穿园而过，河上有桥。河边有片梅林，故取名梅溪别墅。这是他祖父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尼泊尔大使的私邸。抗战爆发之后，他们全家迁至重庆居住，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旧居。

张贤亮至今还保留着他母亲陈静宜抱着他在梅溪别墅拍摄的一帧幼儿照。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1年，张贤亮和他的母亲、妹妹一起来到北京，1955年没有考上大学，成了待业青年，过着贫困的生活。迁居宁夏后，先当农民后当教员。1957年因在当年第七期《延河》月刊发表了长诗《大风歌》受到批判，在荒漠的大西北劳改农场，被管制、关押、劳动，直至1979年9月才得以“错划改正”。平反昭雪之后的张贤亮，被安排在宁夏自治区文联工作，重新执笔写小说，《男人的风格》《灵与肉》等中长篇小说不断问世……

1992年，张贤亮已是宁夏文联主席。国家号召“大办第三产业”“寻找第二职业”，机关可以经商，他就想为文联办个“三产”，可是文联拿不出钱，他就用自己文学作品的30多种译本得来的稿费，向银行抵押贷款折合人民币78万元，拿出来交给文联机关办了一个企业。哪知不久，中央又下发了文件：企业必须和机关事业单位脱钩。

就这样，1993年张贤亮被逼“下海”，捡起了一个烂摊子、一堆债务，让他体会到什么叫“骑虎难下”。张贤亮说：“我本来是给公有制办的企业，却成了我的私有制。”

“下海”经商15年来，张贤亮有极其深刻的感受，对我说：“后来我操作的是一个文化企业，21世纪是什么世纪？是文化的世纪。邓小平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被大家所共识。那么什么是第

二生产力？我们要想想，究竟什么是第二生产力？我认为第二生产力就是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文化在一段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它和科学技术有同样的作用。我国要想富裕，必须要在逐渐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发展我们独特的文化。”

他接着说：“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当中，迅速地把我们的文化转变为产业。我们在科技上现在能够获得独立知识产权的东西不多，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外国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的文化他们是无法替代的。所以，我在‘镇北堡’创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能够用最少的投入收到较大的回报，也是把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两座古堡的废墟变成中国西部最大和最知名的影视城，也是宁夏投入与产出之比最高的企业。”

他对我说：“最近写好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搁在那儿‘磨’了三年，还未最终定稿，还得修改。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灵魂在上至官员巨富下至普通百姓的五代人肉体间穿行，据此思索历史、人生、命运，意识流似的。”他认为，这部作品故事性不很强，但在语言上却下了大功夫，所以至今尚无发表这部作品的想法，因为“现在的读者怎能安静地坐下来观看一部和现实无关的小说？所以我不急于发表作品。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写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发表。”

他还说写作体会，尤其是写小说，写人物的命运比较容易，但要写出人物的语言艺术，必须要用非常艺术化的语言去吸引读者表达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想尽量写得好一点。”

2014年张贤亮病逝时，只有78岁，还未到80岁呢，依然不能算老，他还有许多作品正在思考酝酿写作，他的未竟事业还有很多，他的匆匆离世，实在太突然也太遗憾了。

玉兰  
一瓣